

北方，尤其我们东北，腊月的雪，可不是仙女下凡那样温柔绵软地飘飘而落了，而像天庭管理人间道路防滑的神漫天撒下的粗瓷粉，沙沙一坠地就窝实得踩不出脚窝儿了。

二乐和我，就在撒了一夜白瓷粉的大街上，他前我后地走着。瓷粉雪在我们脚下嘎吱嘎吱直响，心情坏着的人听来可能像饿鬼梦中的咬牙声。但我每次和二乐散步，心情都好得不行，所以在我听来，那吱吱声，就像磨练军人尚武精神的雅乐，超凡脱俗。其实，这些严重的雪声，不光是我和二乐踩出来的。二乐身轻如燕，一身“文革”前老式军装那种杏黄色薄羽绒袄，小小的身子，去掉杏黄长毛，肉身不过兔子大，体重也似羽绒小袄般轻飘。而我穿一双胶底布棉鞋，也踩不冻雪的。腊月初八了，东北人，谁不知道腊七腊八冻掉下巴啊。人都能被冻掉下巴，雪被冻出几声呻吟，连二乐都不会奇怪。

我说的二乐，是我家的小狗。我转业后，对部队还有感情，便仍在军区家属大院住着，所以一直没告别人心理，玩猫逗狗的事羞于沾边儿。哪想临近退休前，先于我退休5年的老伴耐不住孤单，趁我出差在外，擅自把一条被人遗弃的小黄狗领回家来。待半月后我要返家时，才在电话中告知此事，我当时就火了，二话没说，部队家属大院住着，养狗像什么话？赶紧趁我回家前扔了！老伴反而训我，说什么像话不像话？你转业多少年了？穿一身死气沉沉的乌鸭黑，不如小黄狗让人待见呢！眼瞅你也要退休了，不提前变变心态，到时连狗都不待见你！狗名我都叫熟了，二乐，跟你孙子大乐排的行！往后你8年不着家，我也有伴了！

就这样，二乐在我家待了下来。尤其我退休后，二乐成了我被动锻炼的极好伙伴，我不仅喜欢他，而且离不开他。每天早晚各一个多小时的散步，使大院认识二乐的人，也认得了我，连周围小区也有认识我的了。他们却不知我何许人也，背地都称我小黄狗家的，或二乐的主人。二乐在周围一带口碑不错，借他光，我退休后的烦恼竟早早没了影，连腊八这样的死冷寒天，也影响不了我俩出来散步。本来今早被窝里我想腊八这个冷天，偷一次懒不起来了，二乐却按自己的生物钟一分不差跳上床，拱我头，扒我眼。每天他都这样准时跳上床催我，实际已成了他天天在逼我。

刚出了楼下铁门，二乐嗅见门角有狗屎味儿，也许是他喜欢的哪只母狗的尿味，兴冲冲一舔，舌头就被铁皮粘住了，不由得嗷嗷叫了几声。二乐一叫，喜欢他的邻居心疼地直叫唤了，我说没咋的，被腊八咬着嘴巴啦。我边说边心疼地训斥了二乐一句：“该，叫你恶习不改，什么脏东西都敢舔！”

我的训斥里是有潜台词的。我家这二乐，曾是条流浪狗，流浪到我家附近时，一家饭店主人看他聪明可爱，便常给他些残汤剩饭和啃过的骨头什么的，他就待在饭店不走了。流浪狗与小主人的狗不同，谁对他好，他都记着，过后在哪儿遇见了，他都要晃晃尾巴亲热地扑几下，遇见共患过难的狗哥们儿，更会打一会儿恋爱。二乐被饭店主人收留后，仍不改流浪狗习气，自己有了吃的还找共患难的流浪狗来同吃，后来影响到饭店生意了，主人便不再要他。恰巧被我孤独寂寞的老伴赶上，她看串种的小黄狗实在聪明可爱，就抱回家，透洗了七遍热水澡，直到洗出一

身香气，老年得子似的养了起来，至今已有一年多。我们分工，老伴负责二乐的饮食起居和卫生，我负责每天早晚各遛他一个半小时。实际上，成了二乐每天早晚各遛我一个半小时。因此我特别感谢二乐，不叫他天天追我按时按响风雨不误的遛，我那没长性的所谓锻炼，怕只能是三四天打鱼，五六天晒网了。

二乐享受到有主人的温暖后，特别不忘过去的苦，很是乐于助人。比如见着楼里楼外人理的老头老太太，他会围人家转上几圈，扑扑大腿拱拱脚地亲热一会儿。有回邻居老太太拎的一包点心掉在楼道里，自己正弯不下腰捡，幸亏我们路过，二乐上前给叼起来。老太太先以为她点心吃呢，刚要骂，却见二乐把点心递给她了，惹得这孤老太太不叫他二乐了，而惊喜地呢称他“二雷子”，即姓雷的意思。

但二乐也不是没缺点。最让我操心的是，每天一到下楼时间了，不管你忙在忙多么重要的事，他都死缠着你立刻就走。尤其一遇上他流浪时的伴儿，特别是小母狗，就不听话了，非跟那母狗疯跑不可。尤其反群的时候，他会顺着母狗尿味儿追到人家里去，踢都踢不回来。那执著而可怜的样子，真令人既生气又不忍。

天气预报说今天气温降至零下30度，二乐一下楼就被铁门咬了嘴巴，证明天气预报果然准确。但二乐全然不顾，叫过几声之后，蹭蹭就跑出院外。每天都是这样，他走在前面，他往哪儿走，我就得跟着往哪走。不同意他的走法，一般地招呼几声，他连头都不回，待我真生气了，声色俱厉大吼一声“狗二乐”，他才会停住，但也不是乖乖回到我身边，而是回过身，不停地晃动着耳朵，说真好看的长毛尾巴，央求我继续跟他走。不依他，他就更加撒娇地用眼光恳求我，并更欢快地晃动着尾巴来动摇了我的决心。这二乐虽然有时气人，但一想他大多时候的可爱劲儿，就原谅他了，不叫他名字时，我们便直呼他二孙子。他懂得，二乐是他的大名，二孙子是他的小名，甚至邻居老太太叫他二雷子，他也懂得这是他的别名。就这样，本该写成“它”的这个字，也被我故意写成“他”了。

踩着嘎吱嘎吱的雪声，我们不一会儿就遛到二乐曾被收留过的那家饭店了。饭店门口有个垃圾箱，二乐在垃圾箱前发现一块带不少肉丝的骨头，上前舔了几口，便迅速叨在嘴上。三四寸长一块骨头，叨在他的小嘴巴上，显得有点沉重。我忙呵斥道：“二乐！扔了！再像流浪狗舔脏东西吃，不要你啦！”二乐急忙摇了尾巴，却没扔掉骨头，而是抬头把骨头叨得更紧，一边继续摇尾巴，一边用乞求的眼光看我。我不得不得想到摇尾乞怜这个词，大声吼他：“狗二乐不听话，不要你啦！”并且愤怒跺脚。他仍叼着，并有要跑的意思。我真的动了气，更加厉声吼道：“狗东西你知不知道？零下30度了！不怕冻掉你狗齿！”

二乐一反常态，尾巴摇得更欢了，而且已调转了头，决心要跑，我不得不得抬脚踢了他一下。这一脚踢得有点重了，我怕他吃了又脏又凉的东西坏了肚子。他流浪时患了慢性肠胃炎，因舔脏东西吃，到我家后犯过多次了，一犯病就得吃药，很让人心疼。狗东西不懂这些，好了伤疤就忘了疼，不踢重一点他是不会松口的。但他被踢后，骨头是扔了，但眼里顿时无神，那是自尊心受了重伤。我小时候曾在兴头上被一个有权威的族亲哥哥踢过一脚，至今心上留有伤痕，所以赶紧又



弯腰摸了摸二乐的，心疼说：“垃圾箱的骨头脏啊，吃了会生病的，咱不吃脏骨头，一会儿回家吃酱猪肝儿！”二乐放倒了最令人赞美最让自己骄傲的长尾巴，拖着，跟我到后头。养狗后我才懂得，尾巴是狗们尊严的旗帜，在主人踢打收起尾巴的狗是很可怜的。我怜悯地看他拖着尾巴跟我身后，而不是扬着尾巴走在我前头了，不免生出一丝侧隐之情，想遇到肉食店给他买点熟肝吃。

走到一家卖豆浆和油条的小食铺前，见门上贴着一张有趣的广告：一年一度腊八寒，碗确黏粥保平安。

我忽然心血来潮，决定就进这小店买肝，顺便买两碗腊八粥，带回家和老伴一块儿粘下巴。好些年没吃腊八粥啦，不是怕冻掉下巴，是广告语蛊惑起我的怀旧情绪，想起童年在故乡喝腊八粥遛狗玩的事。我弯腰摸了摸二乐的，命令他先在屋外一撮大冰溜子旁边儿等着，我进屋买肝买黏粥去。

吃完肝和腊八粥出来，二乐不见了。门旁那撮大冰溜子上浇了一泡焦黄的狗屎，还没冻出厚霜来，显然是二乐的尿。我四处撒目，并大喊二乐名字，也没有回音，便折到垃圾箱那儿，猜他有可能又回去找那块骨头了。狗见骨头是没命的，尤其流浪过的狗见到肉骨头。但垃圾箱那儿也没二乐的影子，连那块骨头也没影了。也许二乐耐不住冷，叼了骨头先回家了。我便

拎了鸡肝和腊八粥返回家去。

二乐没回家。

老伴听我一讲，顿时着急了，说，看你个废物，狗都给遛丢了。

我也不免生气，想，别是现在的宠物狗们也像家家的独生子女，娇惯得受点委屈就要离家出走？或被哪个养过他的人看见又偷着抱了回去？我在街头告示上，见过不少寻狗启事。

我扔下鸡肝和腊八粥，急忙下楼，趁大清早人稀车少，雪地脚印还不杂乱，赶紧去找。

顺每天遛二乐常走那条环路找了一大圈儿，没有。

我又回到卖腊八粥那饭馆门边的大冰溜子前仔细查看，又顺那行狗脚印找到垃圾箱处，然后再顺这行脚印往前找。狗脚印拐了几个弯儿，进了附近供暖锅炉房那个大院。那是很大一个有围墙的院子，一根高耸入云的红灯烟囱吐向天空那柱白烟，被北风吹斜了，冻得在风中打抖。烟囱下面是一座高高的煤堆，山一样被瓷粉雪紧紧包裹着。一到冬天，这座大大的煤山就变成高高的雪山了。儿子小时候和伙伴们常来这儿学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玩。刚收留二乐时，二乐也往这儿跑过，后来严加管束，他才不敢来了。

这座高高的雪山，眼下又包裹了一层厚厚的瓷粉雪，俨然一座冰山，显得更加冷酷。除了山脚下冲着锅炉房那儿有个挖煤挖出的黑洞，整座山十分瓷实地白着，寒气逼人。

小狗的脚印在黑洞附近绕了几下又不见了。莫非二乐钻进锅炉房取暖了？我进锅炉房转了两圈，没发现什么迹象。从后门寻出去，一眼瞥见小脚印蜿蜒上了山顶。

仰脸向上看了看，有3层楼高的山顶是平的。能冻掉下巴的腊八天气，聪明的二乐怎么会往那上面跑哇？顶上会比底下加倍冷的！但那行脚印分明是往山顶去了。

我从正面绕了一遍，没发现有自上而下的脚印，说明上去的狗没从这儿下来。而后面紧贴着一堵高墙，侧面有没有下下来的脚印只有爬上去才能看明白。我朝上喊了一阵，没有二乐的回音，只好爬上去看狗脚印的去向了。

我已冷得有点儿抗不住了，浑身紧缩，并且发抖。越是这样，我有点害怕。童年时家里的一只小狗就是腊月的一个夜里冻死的，而且是冻死在外屋的水缸旁边。水缸里面又冻出一个巨大的，厚厚的冰缸只剩一个不大的水心，如一个巨大的水胆玛瑙。我守着冻僵的小狗哭得一天没吃饭，至今还恨父亲没让小狗狗睡在屋里。如果二乐今天冻死在外面，老伴整个下半辈子都会骂我的。二乐是她捡回来的，名也是她起的。

顾不得别的了，我跟头把式爬上山顶，鞋里灌进了雪，双手也扑进雪里好几次，指指僵僵，撵不回弯儿来。

山顶的雪平平整整，什么生迹也没有，只嗖嗖的风在窜。我一边捂住领口抵挡风往棉袄里窜，一边搜索那行脚印的去向，终于发现，脚印向高墙掩着的山腰向阳处拐去了。我努力张大眼神，迎风细瞧，能避点风的墙沟处有一小堆稻草。稻草和二乐的毛色差不多。

灌进鞋里的雪配合着锥子似的风直扎脚脖子。我想用手绢塞一塞鞋口，掏遍上下衣兜，都没有。正好见身边有半张被雪压住的报纸，我只好拿这张报纸对付一下了。

贼般乱窜的风，一齐往袖口、领口和裤脚里

钻。我打着冷战弯腰拽起脚下那半张报纸，本想揉搓一下塞进鞋跟的，却见一行《解放军报》文艺副刊字样在我眼前一跳，让我犹豫了一下。我上中学时就养成剪贴报纸文艺副刊的习惯，至今如此，让自己揉搓坏军报的文艺副刊包脚脖子，我是下不得手的。就在我犹豫的瞬间，一片铅字火把般照亮我的眼睛：

翻过雪山的红军队伍，行军途中又遇了风雪。一位骑马赶来的首长发现雪地躺倒一个战士，便翻身下马，见那战士穿着单衣，已经冻僵了，不由得怒吼：“把他们后勤部长叫来，问他干什么吃的，我要揪他的取！”

被叫来的人看了看那冻僵的战士，诺诺说：“他……就是……后勤部长……”牵马的首长怔在那里，慢慢脱下帽子……

我被这片文字火把照射的眼珠忽然蒙上一层暖雾。忽然，一阵细弱的呻吟声被风从稻草那儿刮来，扯耳细听，正是二乐的呻吟声。我慌忙丢下报纸，跟头把式奔向稻草。

真的是二乐在哭。我认定那样的声音就是哭，我头一回听见二乐的哭声。

他在草堆边四腿抽筋，一边哭一边蹬着身子舔草下的什么东西。二乐身上的羽绒小袄不知怎么扯下来的，在他舔着的东西上面盖着。

二乐是我，发出更重的呜呜声，身子却动弹不得。我伸手抱他，他咬住我衣袖往羽绒小袄上拽。我用另一只手去拿他的羽绒袄，他马上松开口加以阻拦。我紧紧把他抱进怀里，双手攥住他的四只爪子，像攥了四个冰蛋。他四腿抽得很紧，身子几乎冻僵。我不顾一切解开棉衣，贴胸把二乐塞进怀里，一股奇寒立刻使我抖了几下。我用力抱紧二乐抵住抖动。二乐竟使劲挣扎，见我还不放手，便张嘴咬我。

我忽然醒悟，二乐有事。我放下二乐，看他叨开自己的小袄，又拱开稻草。天啊，稻草下躺着一只冻僵的小黑狗。

这不是二乐流浪时的伙伴小黑吗？二乐被饭馆收留的那些日子，最先叫去一块儿啃骨头的就有这个小黑。再看，小黑嘴边正放着一块骨头，就是二乐在垃圾箱边捡的那块。

骨头边上还有一只奄奄一息的狗崽儿，毛色黄中透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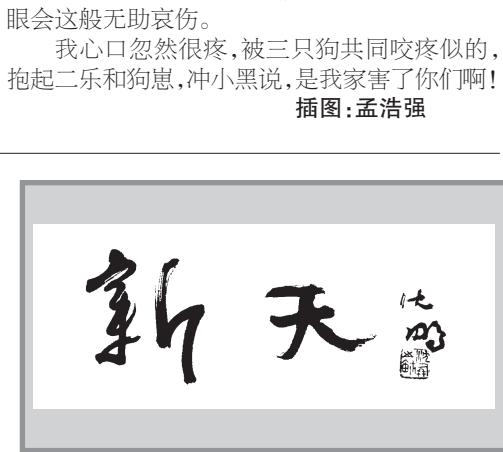
我恍然大悟。这出生不久的狗崽儿，一定与二乐和小黑都有关系。

但是，小黑已僵硬了。四腿还在抽筋的二乐，舔着小黑的鼻子，眼有泪水在溢。

我没见过谁说过，狗会流泪，也从没见过狗眼会这般无助哀伤。

我心口忽然很疼，被三只狗同咬疼似的，抱起二乐和狗崽，冲小黑说，是我家害了你们啊！

插图：孟浩强



1 在清洁雪白的空廊上，人们原本三三两两的闲谈、散步，现在给我们让了一条路，好让我们这群人推着病床通过。

在床头引路的护士，一面安慰她快到了，一面要她大口呼吸以减轻疼痛。我在床侧推着床，生怕她听不懂，只好对着她，瞪大眼，同时喊她名字：“莫亚(Moa)，像这样，吸，吐，吸……”

我吸气时撑大了鼻孔，吐气时鼓胀着腮帮子，她才听懂了。她一颗大头点了点，跟着学我的样子认真地深呼吸。

阳光照在莫亚淡金色的散发表上，轻映映着光芒。她额头格外高耸，眼窝深邃，里头有着宝蓝色的瞳孔。在她撑大鼻孔时，鼻子像个枇杷大小。

胸膛开阔的莫亚，严格来说并不是人类。而身上的手术服也非产妇专用。在我的安抚下，她勉强让不认识的护士给她扣了胸前的三粒扣子。男用手术服无法装下她鼓胀的肚皮，只好任它裸露其外。

“生产的这天终于到了。”我脑中转过许多关于莫亚这小两口的回忆，手腕上的一阵剧痛，将我拉回了现实。原来莫亚分娩的阵痛又撕心裂肺地折磨她，她用宽大的手掌紧紧我，似乎经由这样，能把这份痛苦分摊给我！

我在她蛮力的挤压下，跟着大叫出口。幸亏已到产房门口，我的双腿几乎一软，蹲到了床边。

“莫亚，放手，放手啊！”护士小姐与帮忙推床的警卫合力掰开她的手指，过了几秒，一声更尖锐的惨叫与莫亚的痛叫一同在廊道间回荡。众人折腾了好一会儿，幸亏莫亚的阵痛过去了，才能好好地将她推进产房。

我松了口气。这才在产房门口的镜子前整理了一下我散乱的、褐色间夹着斑白的西装头。手腕上的疼痛过了好一会儿，有些发麻了。根据经验，他们的握力大得能把现代人的手腕抓肿起来。必要时，还得动用麻醉剂才能制服他们。

我与库帕认识他们两年了，就是用过诸般的野蛮手段，才把他们“请”到文明社会来作客的。

2 库帕与我是史前人类学的研究搭档，我们热衷于欧洲人种的起源。库帕除了热衷考古外，也热爱到世界各地寻访雪人、野人、巨人等物。据他说，他之所以热爱考古，就是被“雪男”这样的日本特摄影所引导出的巨大兴趣。而3万年前活跃于欧洲的“尼安德塔人”，更是我们这个英国团队的首要目标。尼安德塔人目前已知有6个亚种，他们拥有比现代智人更好的身体素质，以及完全不逊色的智商，但为何灭绝，仍未有定论。

直到我们误打误撞，在乔治亚境内的高加索深山内，发现布亚、莫亚这对小两口。

当时，在尼安德塔人的集体墓室里，我们先是兴奋地发现许多还未形成化石的完整骸骨。当库帕不管时差，打着卫星电话联络人前来支持时，我发现洞穴深处有一对蓝色眼珠正盯着我看。

这让我们一时间张口说不出声音。就当我们将手伸告知库帕时，两个身穿毛皮的野人高喊着跑了出来。

慈母之光

□平宗奇

研究所设立之初，基于“野人”的生活习惯，我提议要将他们的生活空间布置成洞穴与室内广场的形式，库帕竟爽快答应了。

“首相预定在半年后来访，我希望他看到的，是野人原汁原味的生活型态。”于是我们继续让这对野人夫妻穴居，穿着皮草(两人身上都是羊皮)，并提供他们活生生的猎物任其自由宰杀、烹煮。过了一个月，我们有了两个惊人发现：在运动量不足的情况下，布亚的血脂与胆固醇都明显升高了。

而第二个消息尤令我们震惊，布亚的年纪比起莫亚大了15岁之多，而且我们在比对墓室与二人的基因序列后，确认布亚是莫亚的亲父亲！

“我们得要分开他们！”我在详阅报告后立刻提出意见。“他们平均一星期行房几次？”库帕冷冷地问。“3次至6次，莫亚生理期时会少一些。”

“还有生理期？很好。”“好个屁！我们得赶快分开他们，你看这些录像，莫亚每次行房前都是被逼迫的，布亚不时还会暴力……”

他举起手不让我说完：“免谈！在首相到访前，最大限度维持他们的原始生活习惯是我们当初的共识。”

“莫亚还是少女，她正遭到父亲的性侵犯！还有，你再不管布亚，他很快就会因为心血管疾病中风了！”

由于我们受到人类学、生物学、考古学领域的高度瞩目，在我扬言要公布这份基因序列的威胁下，库帕同意我逐步提高两人饮食中的膳食纤维比例，并在莫亚的餐点中添加避孕药，以避免人伦憾事发生。

我们在乔治亚、亚塞拜然与俄罗斯境内的北高加索联邦区，重金悬赏“活的”尼安德塔人的同时，为理解野人们的思考方式，也由其亲自传授他们简单的英语并学习他们的交谈方式。

我们不知道这对父女是怎么在距离人类100英里的山林里被发现而存活的。但那个族群经过千百年的演化，躲避智人似乎已成为本能。但他们洞穴中的洞穴外摆放餐点，并守在不远处，等他们饥饿时出门来取。但这样的行动变成了一种持久战，我不离开视线范围，他们就恪守在洞内不吃不喝。

几次后，我改变策略，将餐点的分量减少，并且在离洞穴外更远的地方烧烤起大块羊肉。在饥肠辘辘时，烤羊肉的香味自然是相当大的诱惑。他们先是出洞远远看着，见他们食欲大振的样子，我便诱起羊排来。

我们已知尼安德塔人主食是各种野生动物，他们壮硕的体格极可能是嗜肉如命的结果。当时，布亚不知从何处找来一根羊腿骨，远处虽有警卫手持麻醉枪保护着，仍吓得我胆战心惊。

紧张的时刻总觉得十分漫长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当他们同围着火堆坐下，喝过我递过的罐装啤酒后，我才松了一口气。

在很多部落中，喝下了对方的酒，就表示与对方和解了。

此后，除了研究所的营养师给他们调配餐点外，为了鼓励他们学习单字与互动，我会额外使用一些小零食或水煮肉来奖励他们。在奖励的强烈诱因下，莫亚充分展现出女性的语言本能，成为我跟布亚的沟通桥梁。而在此时，我们才正式确定布亚与莫亚是用这两个名词称呼对方的。

对他们的语言初步了解后，才理解隐居世野人思维有多简单。莫亚会指着Pig的字卡，用简单的英文单字说：“跑，吃，很香。”好奇之下，我又挑出Chicken的字卡，想看她如何分别。大概在脑海里搜索词汇吧，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断断续续说：“飞，吃，牙……牙齿……”她皱着眉说不出话来，只好用指甲抠着牙缝。我愣了一会儿，才大笑起来，明白了“鸡”对他们来说，就是会飞行逃走的食物，而且肉比较硬，容易塞牙缝。

3 包围在研究所外的电子媒体越来越多，我们也接到多达52个新闻或知识性频道要求专访，但我们一律拒绝了。

研究进入第3个月。为了避免偷拍，布亚与莫亚并不能到户外活动，营养师只好在饮食方面更严格地管制肉类的供给。我们供应的餐点是两人各吃各的，营养师会根据智人的男女需求不同略做改变。但我们发现，随着布亚被剥夺狩猎的时间越久，抢夺莫亚餐点里肉类的比例就越高。而群体中，只要有个人表现出对肉类的强烈喜好，两者对蔬菜水果的厌恶感就会越发增加。

我们越来越常看到莫亚一领到自己的餐点，就挑出其中的肉排狼吞虎咽。初时失望的布亚会砸翻自己的餐盘。后来，发现莫亚仍津津有味地吃着已剩下肉的蔬菜时，竟会去打扰她的用餐，最终变成一团混乱的食物大战。

这天，为防情况越演越烈，我不得不拿出麻醉枪请营养师去送餐。布亚吃过几次麻醉枪的苦头，看到他手持长枪也不得不从。但等到两人领到自己的餐点时，布亚忽然长声大吼向莫亚扑去，又要抢夺莫亚盘子里的肉。莫亚不从，两人便就地翻滚滚夺起来。

虽然雌雄强弱悬殊，野人打起来仍是张牙舞爪地毫不留情。我虽大声喝止，仍不收敛。没办法，只好趁布亚压制莫亚的机会，往他背上一枪。

布亚昏厥后，莫亚才显露出女人的样子，啼哭起来。布亚刚才毫不留情，在她身上牙爪齐施，弄得伤痕累累。我给她消毒伤口后，又另取一份餐点看着她吃饱了，她这才破涕为笑，与我并肩而坐。听她用破碎的单字讲她过去在山里布亚把她养大，又把她当老婆，对她体贴疼惜的往事。

“妈妈呢？你生过小孩吗？”她的脸形甚是朴素，不像我们智人拥有尖削突出的下巴。只见她大椭圆形脑袋带着微卷的金发揉了揉，指指昏昏的布亚说：“布亚，打猎。”又指了指自己：“莫亚，宝宝(baby)。”

然后她又指了指我：“亚当，打猎。”说着，上身一软，温顺地靠在我的肩膀上。原来男人在尼安德塔人的意义上就是打猎的人，而女人就是负责养下一代。因此在群体数量缩小的情况下，让自己女儿怀孕也是合理的选择……

那时，我不断思量自己应该空出时间，去化验高加索山上那个集体墓室，或许就能确定尼安德塔人的灭绝之谜。

此后，莫亚移出了洞穴，在起居室的一角打起了地铺。布亚对我们的麻醉药枪显得十分忌惮，在用餐时间不敢造次，只偶尔对她吼上几声示威。但我们也发现，在夜深人静时，

布亚常会悄悄接近莫亚的睡处，不管莫亚愿意与否，都会向她示爱求欢。

我和库帕起了几回强烈争执，要求将两人隔开。但库帕却要我信守承诺，并考虑首相即将来访，我们得维持研究中心的仁慈形象。

他其中一句话尤其令我无法反驳：“我们不是给莫亚吃避孕药吗？在荒野中就是这样了，你干吗故意去干涉他们？”

没多久，首相如期莅临。仪仗、招待、简报、BBC专访等官样文章一一推动着。在这段期间，我协调营养师供应足够的肉类，以说服莫亚回到石穴里居住。当首相与采访团终于离去，大伙松了一口气的時候，莫亚却开始干呕。经过简单的检查后，确定她已经怀孕了。

此消息对我来说，无疑是极大的打击，库帕却甚是振奋。

“嘿，亚当，再怎么都说值得庆祝，我们俩的发现使尼安德塔人的灭绝在3万年之后，起码又推迟了50年！”

但我心里的不安不但没有减少，反而随着莫亚的肚子一天天增大起来，我不敢想象莫亚会生出怎样的怪物，常常被类似的梦境惊醒……

但每次的产检报告都显示胎儿的生命活跃、成长快速。令人欣慰的是，虽然布亚仍不时会抢夺莫亚的食物，但天下父母心是相通的，他看到莫亚怀孕的辛苦，也常表现出与有荣焉的样子，竟会节制自己的嘴馋。同时，一扫过去的，也会主动照顾起“妻子”来。

4 终于，这一刻到了。“哎呀！”库帕不知何时到了医院，他重重拍了我肩膀一下，我吓得跳了起来。能吓到我他显得很重要，戳了我一眼，才说：“辛苦了辛苦了，你努力到现在，真是不容易！”

“你吓到我了。”我淡淡地说。

他的态度不是道歉，反而兴奋得有些失礼，“我看你胆子不小，怎么这样就吓到了？抱歉抱歉，这样吧，等宝宝出来，我自掏腰包送它一条金饰如何？”

库帕的嘴脸令我十分厌恶，我正要拒绝，产房的门忽然推开了……

“太好了，母子均安！”助产士用白布抱出个宝宝来。我接过头，看到宝宝，眼前一黑，重心晃了一晃。

库帕的脸颊随即凑了过来，他兴奋地高声拍手，又叫又跳的：“哎呀呀，太好了！真是奇迹，奇迹！”

他好像怕旁人听不清似的高声叫喊：“我们的野人宝宝长着褐色头发，褐色眼珠啊，真是生物学上的伟大奇迹！”

窗外和煦的光线让他“他”的生物学微微反光。小宝宝挺着塌陷的小鼻子、平坦的额头还哇哇哭着。

我想起10个月前，我望着布亚昏睡时的背上的麻醉剂发亮，脑子里还是在安排研究的事宜。莫亚却朝着我管理研究所忙碌时消瘦的小腹与牛仔裤头的缝隙间，伸手进去。那时，我却一点也没想到，莫亚餐盘里的肉排已接连几天被布亚抢走了……

而库帕还在一旁自顾自地挪揄：“这下真的有趣了，我们该替这孩子申请英国护照，还是安排‘他’进伦敦动物园呢？”

注：亚当·库帕(Adam Kuper)是一位非洲人类学家，本文两位研究者的名字由此化来，特此说明。

平宗奇：1983年生于台北市，毕业于私立六和高工机械工程系，现从事机械相关产业，为台湾中华科幻学会会员。